

朱德诗中的推陈出新

□ 郭树伟

首用杜甫<秋兴>韵》等，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赋予旧体诗歌新的时代内涵，为我们学习古代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艺术镜鉴。

誓拼热血固神州

朱德诗歌的语言深受白居易大众化、通俗化语言风格的影响。他曾对艺术家们强调：我们的艺术作品不是给少数人看的，而是给中国广大群众和军队看的。我们必须认清对象，面向群众，面向士兵。必须随时注意“艺术的民族形式与民间形式问题，也就是大众化和通俗化的问题”。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和董必武同志七绝五首》中这样写道：“黄河东岸太行瞰，封锁层层不自由。愿与人民同患难，誓拼热血固神州。”“朋辈志同意自投，团成砥柱止中流。肃清日寇吾侪事，鹬蚌相争笑列侯。”“抗战连年秋复秋，今秋且喜稻如油。漫漫烽火黄河岸，父老齐声话御仇。”其中如“不自由”“同患难”“誓拼热血”“肃清日寇”“抗战连年”“漫漫烽火”、这些词语简洁朴素、通俗易懂、明白如话，显示诗人驾驭语言的高超艺术成就。白居易诗歌创作善于用“赋”的手法铺陈其事，娓娓道来，朱德学习白居易的语言风格也深得其中奥妙。《登湖北高峰》一诗写到：“缓行一时半，二次到顶巅。西面看天竺，北望有莫干。南对南高峰，东看大平原。西湖在眼底，灵隐在膝前。吴山与玉顶，四面山相连。”这首诗与白居易《钱塘湖春行》的西湖描写相比较，二者都采用了铺陈其事的手法，也有诗人游赏情致的神似。

朱德参加过清末科举考试，他对旧体诗是下过功夫的，他在语言方面刻意选择白体诗的语言风格，显示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文学担当和艺术选择。

猛士如云唱大风

陈毅曾说过：“总司令的诗有总司令的特色。”朱德从四川仪陇的一个佃户之子，到最后成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其间的颠沛流离的人生探索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使得他的诗歌创作灌注了气宇宏阔。1940年，朱德的《和李印泉先生》一诗写道“新师少壮身犹健，扫寇归来唱大风”；1941年，朱德在《赠友人》一诗中写道“北华收复赖群雄，猛士如云唱大风。”这两首诗都显示朱德对大风典故的学习和使用。

朱德在1919年创作的《秋兴八首用杜甫原韵》写道“飒飒秋风动上林，神州大陆气森森”“筹安客意住龙头，惊起神州肃杀秋。四野萧萧风雨急，中原黯黯鬼神愁”，此处以“飒飒秋风”“气森森”“四野萧萧风雨急”等语言形象地描述了当时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大风起兮云飞扬”社会状况。

1947年，朱德创作了《感事八首用杜甫〈秋兴〉韵》组诗，其中《冀中战况》写道“沧州战罢归来晚，闲眺滹沱听暮砧”；《贺晋察冀军区歼蒋第三军》写道“卸甲咸云归故里，离营从此不闻笳”；《寄南征诸将》写道“南征诸将建奇功，胜算全操在掌中。国贼军心惊落叶，雄师士气胜秋风”，这组诗艺术地再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展现正义之师、胜利之师人民解放军，即将夺取全国革命胜利之际的自信豪迈心态。

1964年，朱德的《八一感言》写道：“国防科技日更新，培养人材百炼金。”该诗认为我国国防要依托科技进步而发展，要注意军队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及重视国防后续人才的培养，显示出朱德总司令的深谋远虑和战略眼光，愿得猛士守卫共和国安危的殷切期望和情怀。

老一辈革命家诗词赏析



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通俗化大众化的先河

——走进云南腾冲艾思奇故居

□ 郭旭初

秋日腾冲，正是旅游旺季，旅游大巴来来往往，各个旅游点都能遇见旅游团队和零散游客。腾冲本地人和游客的脸上都洋溢着笑意，看得出，人们沉浸在腾冲的热海美景和人文传统之中。

整修后的和顺古镇，需要在镇外下车，乘观光车或步行参观。我们在“和顺顺和”牌坊前下了观光车，走上“双虹桥”，抬头就看到和顺图书馆。与村民一起走进这个中国最早的乡村图书馆，这些村民有空就来读书看报。在这里，耕读商贸交融、传统与现代共存。走过和顺小巷，我们来到了水碓村深处的艾思奇故居。

大门上是楚图南先生题写的“艾思奇纪念馆”匾。拾阶而上，进入大门，让我们眼前为之一亮的是一个精致的小花园，花园正中是艾思奇右手握卷凝视远方的站姿雕像，雕像下的石座上有两行字：一行是“艾思奇”，另一行是“1910.3—1966.3”。

艾思奇，原名李生萱，1932年开始用艾思奇这个笔名。雕像后面的李家老宅，就是艾思奇出生之地，艾思奇坎坷不平却又影响深远的一生从这里开始。老宅为砖木结构、中西合璧的四合院，建筑面积有600多平方米，由客堂、居室、书房和天井组成。既有西式小阳台配上圆顶窗，又有中式石砌圆形拱门。据介绍，艾思奇逝世14年之后的1980年春，其夫人王丹一女士带着他生前的愿望，回到了和顺老屋，与李生勉等亲属商量之后，将李氏祖居连同艾思奇的一些遗物一并捐给国家。当地政府决定将这座老宅建为“艾思奇纪念馆”。1998年9月，王丹一女士再次将艾思奇的130多件遗物捐赠给纪念馆。

李家老宅是纪念馆的主体建筑，陈列展示都在这里。进门就是一块充当照壁的木板，上面刻着毛泽东对艾思奇的评价——“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

第一个展区是“艾思奇生平”。艾思奇的祖父李德润，是一位成功的商人，腾冲人赞之曰“能律已，待人耿直无饰”。父亲李曰垓，字子邕，被章太炎先生赞为“天南一支笔”，

参加了云南重九起义，主笔《讨袁檄文》，并力主修建滇缅公路。他的进步立场和革命情怀，感染着自己的孩子。在他的影响下，长子李生庄、次子李生萱等人先后走上革命道路。李曰垓逝世后，《续滇南碑传集校补》中，有方树梅先生撰写的《李子邕先生传》，传中赞其：“性刚正，负才智，不为人俯仰。诗文戛戛独造，得山川雄奇气。所作军国书檄，笔挟风霜，见者罔不畏服。”从以上的记录中，我们不难看出艾思奇骨子里的耿直、自律和严谨是从祖父那一辈就传承下来的。

艾思奇出生在和顺，成长在昆明，在省立一中播下革命的种子；经历了逃亡、入狱、到日本学习、在上海开始哲学创作、在延安深化研究和在北京的教学宣传，一幅幅图片和一本文籍，展示了艾思奇56年的不凡人生。1935年10月，艾思奇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本想在“不凡”的前面加上“短暂”二字，但对于这样一位哲学家、教育家、革命家来说，生命的长短，丝毫不会影响他对国家、民族思想和精神的引导和丰富，是他让更多的中国共产党人和更多的普通群众看到思想的巨大威力，体悟到哲学力量的非凡之处。

第二个展区是“《大众哲学》的创作背景”。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民族存亡危机加重，广大群众迫切需要新的思想武器。1932年，艾思奇到了上海，逐渐完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到革命者的转变。1934年，他在李公朴任主编的《读书生活》杂志上发表“哲学讲话”连载，1935年底汇编为《哲学讲话》出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开始走入人民群众。

紧接着的第三个展区是“《大众哲学》的历史贡献”。这个部分最吸引眼球的是从墙面到屋顶的大型循环显示屏——蓝底白字，清晰地显示着《大众哲学》篇目和内容。从《读书生活》连载的哲学文章，到汇编成《哲学讲话》一书，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通俗化和大众化的先河，李公朴在《哲学讲话》序言中说道：



□ 朱硕民

三年前，金色的秋天里，小孙子呱呱坠地。家里添了第三代，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许多快乐，三餐之余余怡弄孙，日子过得忙碌而充实。

一日，我照例抱着小孙子在客厅转悠，走到餐桌边，发现他的眼睛朝上方看。顺着他的视线仔细一瞧，原来是国庆节买的一面五星红旗，插在餐厅的壁灯上，在灯光的映照下，显得格外耀眼。从那以后，不论是谁抱他，走到餐桌边都要盯着国旗看，家里人就会给他讲，那是五星红旗。随着一天天过去，小孙子看国旗的眼神越来越明亮，越来越有情趣。

后来，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自驾车上，小孙子开始跟着我听音乐，都是多年收藏的一些经典歌曲。没想到的是，爷孙俩竟然没有人们常说的代沟，我自不必说，小孙子听得也是屏气凝神、表情陶醉。有一天，当《歌唱祖国》唱响的时候，他马上奶声奶气地大叫：爷爷，五星红旗，你听，五星红旗。从此，听《歌唱祖国》就成了我们每天的功课，有时听了一遍还不够。两岁以后，小孙子能说圆囫圇话了，经常主动要求放《歌唱祖国》，如果晚打开一会儿，他就迫不及待地自己动手了。很多时候，还能跟着唱上几句，清脆稚嫩歌声

在房中回荡，欢快地洒落在心窝里，让人心潮澎湃。

我最早听到《歌唱祖国》这首雄壮豪迈的歌曲，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那时候，农村的大喇叭经常播放革命歌曲，像《歌唱祖国》《社会主义好》《学习雷锋好榜样》等等，歌曲都是旋律明快，昂扬向上，歌词通晓易懂，富有诗意，一听就能记住，那时候六七岁的孩子都会唱。上小学以后，有专门的音乐课，把这些耳熟能详的歌曲又学了一遍，不仅曲调唱得更准了，连歌词也弄得明明白白，吐字清楚，发音正确。每当学校开大会或举办运动会，这些歌又是十几个班级的必唱曲目，一曲未停一曲即起，昂扬的旋律飘荡在天空，简直成了歌的海洋，那真是尽情歌唱，绕梁三日。

成年后看报纸才知道，《歌唱祖国》是在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时候创作的。那年金秋的一天，刚从北京购置了一批乐器的词曲作家王莘，在返回车站时恰好从天安门广场前经过，看到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少先队员们敲着军鼓唱着歌练习队列，一下子触动了他的心弦。坐在返回天津的火车上，窗外百废正兴的景色扑面而来，思绪如飞，边唱边写边打拍子，歌词与曲谱几乎同时喷涌倾泻。过了一年，周恩来总理签发中央人民



“这一本通俗的哲学著作，我敢说是可以普遍地做我们全国大众读者们的指南针，拿它去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这样的思想工具，必然引起反动派的恐慌。《哲学讲话》出到第三版时就遭到查禁，为了出第四版，更名为《大众哲学》。截至1949年，该书在读书生活出版社共出了32版，加上各地出版社出版的共有50多版。用今天的标准来看，这已经是典型的畅销书了。毛泽东说《大众哲学》是一本“通俗而又有价值”的著作。邹韬奋说《大众哲学》哺育了大众。两位忠实读者的评价，都肯定了

《大众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贡献。

2021年5月，经过改造提升重新布展，故居的展厅增加了第四个展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突出展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时时、事事、处处体现着为民、忧民、亲民、敬民、惠民，把人民性这一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十分鲜活而充满时代感地呈现出来。

走出展厅，我再次徘徊于塑像旁的小道。仰望这个好人、老实人品格的高华；震撼于他那么完美地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好；感叹于这样一位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哲学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强党的进程。

塑像凝视远方，我凝视着塑像。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与时俱进，丰富发展，契合了各个时期的理论需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实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论启蒙，增强了社会改造的力量。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纷乱复杂的世界局势和国内艰难的改革发展大局，需要有准确的判断和应对方略，需要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规律的认识有新高度新境界。这些都迫切需要全党理论水平的提高，需要全社会理论思维的进步。80多年前，艾思奇用通俗清新的语言、用身边鲜活的事例紧扣现实问题，让普通群众，特别是知识青年，切身体会真正说中国话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今天我们还需要这样的人、这样的精神，这样的好人、学者、战士。



细品朱德的诗，可以深切感受到他精湛的古典诗词造诣：诗歌内容沉郁顿挫，兴寄了革命者的家国情怀；诗歌语言质朴明朗，彰显革命者的艺术维度。他从四川仪陇的一个佃户之子，成长为八路军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其间艰难困苦的人生经历、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赋予其诗歌气宇宏阔、刚健豪迈的崇高审美风格。

书生便应气如虹

清末民初，万方多难，杜甫诗忧国忧民的思想内容和精湛的现实主义艺术风格，再一次成为这个时期诸如鲁迅、闻一多等志士仁人文学创作中思想和艺术追慕的典范。朱德无疑是熟悉并喜爱杜甫诗歌的，其诗歌创作更是接受了杜甫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顺庆府中学堂留别》写道“骊歌一曲思无穷，今古存亡忆记中。污吏岂知清似水，书生便应气如虹。恨他狼虎贪心黑，叹我河山泣泪红。祖国安危人有责，冲天壮志付飞鹏”。此篇诗歌抒写了诗人自己内心对国家满目疮痍无比深广的忧愤和捐躯赴国难的冲天壮志。《古来香水山芙蓉寺题诗》写道“己饥己溺是吾忧，急济心怀几度秋”“物色风尘谁作主，唯看砥柱正中流”。在诗中，作者澎湃着不可抑制的“急济心怀”，他决心担负起挽国运于既倒，救生民于水火的重任，在历史大潮中勇做中流砥柱，这和杜甫爱国情怀是一脉相承的。在组诗《苦热》中，作者更是把国家与民众的灾难视同“己饥己溺”，“伏中炎热人何苦，心冷如何苦到依”“避暑居高耸，搔首望仪陇。白云阻乡关，回看江涛涌”，诗人由自身的苦热，推及到天下人的苦热；由气候的苦热联系到战火的煎熬，其忧国忧民之情溢于笔端。

“颇学阴何苦用心”，朱德有些诗歌径直使用了杜诗原韵，如《感时五首用杜甫<诸将>韵》《感事八

常听到那些脍炙人口的祖国颂歌，心里总感觉空落落的，有一种莫名的悲伤与失落。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实现了小康梦，过上了富裕的生活。我们逐渐明白，小康生活，精神上也得富裕和自信才行，幸福还得有精神的幸福和文化的自信。慢慢地，那些崇高的、生动的、振奋人心的歌曲，又在祖国大地上回响起来，电视上也能经常欣赏到那些经久不衰的乐章。从北国到江南，从东海到天山，祖国颂歌唱遍山山水水。声浪碰到群山，群山发出回响；声浪越过大河，河水演出伴奏；几翻回荡往复，一直扩散到天涯海角。

今年国庆期间，我带小孙子上街感受节日的喜庆气氛，商场里正在播放《歌唱祖国》，小孙子听到歌声，当即停下来，神情投入大声跟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他那一丝不苟的表情，那小小的神圣的气势，让周围匆忙的人都停了下来，肃然动容地注视着……我紧紧地攥着小孙子的手，骄傲地站在商场中，一种高尚的幸福在我胸中荡漾：哦，孩子，你可能不知道什么是祖国，但是你已经开始深深地热爱她了。